

HONG WU XIE
同名电视连续剧全国强档热播

庞天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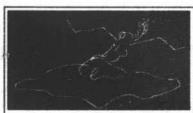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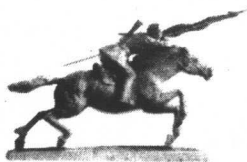
红 班 鞋



红舞鞋



庞天舒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舞鞋/庞天舒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033-1578-4

I. 红… II. 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882 号

书 名: 红 舞 鞋

作 者: 庞天舒

责任编辑: 丁晓平

封面设计: 十亩工作室

版式设计: 丁晓平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78-4/I·1265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人 物 表

云飞飞	军艺舞蹈系学员,空军试飞员之女
宁小霜	军艺舞蹈系学员,唐司令继子
安广厦	军艺舞蹈系学员,富商之子
唐咪咪	军艺舞蹈系学员,唐司令孙女
白 鸽	军艺舞蹈系学员,舞蹈家之女
周桂儿	军艺舞蹈系学员,清洁工之女
田 园	军艺舞蹈系学员,土豆大王之女
撒哈拉	军艺舞蹈系学员,维吾尔族女孩
尼 采	军艺舞蹈系学员,佤族男孩
许大强	军艺舞蹈系学员,修车工之子
宋兵兵	军艺舞蹈系学员,学者之子
穆 蓉	军艺舞蹈系学员班荣誉班员,残疾女孩
孙青苹	军艺舞蹈系老师
李新朋	空军某试飞大队大队长
黄佳卉	军艺舞蹈系老师
唐士舟	边防连连长,唐司令次子
纪北方	军艺舞蹈系特聘老师
方 海	军艺学员队队长
苗老师	军艺学员队班主任,穆蓉的奶奶
穆爷爷	作曲家,苗老师丈夫,穆蓉的爷爷
彭星光	海外留学归来的博士,某房产公司副总经理
唐司令	唐咪咪的爷爷,宁小霜的继父
杨冰梅	宁小霜的妈妈
安 总	安广厦的爸爸
大彩旦	安广厦的妈妈
田老大	田园的爸爸
秦阿姨	周桂儿的妈妈
许师傅	许大强的爸爸
宁任升	宁小霜的爸爸



目 录

第一章

云飞飞 / 1

势不两立的小冤家 / 8

小考生 / 17

火车向着军营跑 / 22

第二章

新兵第一天 / 28

宠物事件 / 39

竞选班长 / 48

第三章

豆腐块问题 / 58

苗老师的狠着儿 / 65

糖果大战 / 74

破解难题 / 80

XO 与冰激凌蛋糕 / 85

第四章

咪咪的质问 / 92

红
舞
鞋

虎
天
舒
著

方队长的故事 /97

耸人听闻 /106

爱心礼物 /111

第五章

舞神的召唤 /122

田国的苦恼 /128

咪咪的检讨 /134

荣誉班员 /139

第六章

帅气的试飞大队长 /147

小兵们的计谋 /154

小小红娘 /162

突发事件 /170

第七章

我的父亲 /178

草原来信 /185

新情况 /188

破坏计划 /194

第八章

窗外的偷艺者 /203

爱的故事 /211

真情文章 /215

救场 /221

第九章

草地上的新娘 /229

恶作剧 /235

军营是个大家庭 /240

第十章

- 美丽的梦境 /247
走进边防连 /253
北国大山林 /261
连首长的决定 /267
解救行动 /273

第十一章

- 白雪的祭奠 /280
奇异的冬之花 /285
生死时速 /291

第十二章

- 父爱的世界 /300
不速之客 /306
啤酒屋的倾谈 /313

第十三章

- 第一次裂痕 /322
梦之旅 /328
舞神的礼物 /333

第十四章

- 男子汉广厦 /340
小人鱼的奇迹 /346
五月的鲜花 /351
等着你,爸爸 /355

第一章

云飞飞

云飞飞站在教室里，几十张课桌椅被推靠在墙边，腾出的空地作为临时考场。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军人正用一双审视的眼睛打量着面前的女孩，她拿着一条皮尺量女孩的身材比例，大腿、小腿以及胳膊和脖子的长度，之后，显出一股掩饰不住的兴奋，她点头说：“好！很好！孩子，抬起腿，我再看看你的软度和开度。”

……检验完毕，她情不自禁地说：“一切都是最完美的。”

一旁的小学女老师面带笑容：“我们都说这孩子就是为舞蹈而生的。云飞飞，你回去吧，暑假你是回试飞基地过吧？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云飞飞懵懂地看看二位老师，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满脸渴望地看着女军人：“老师，我能考上吗？”

女军人微笑，凝视着她：“云飞飞，你愿意成为一名舞蹈小兵吗？”

飞飞热切地：“我愿意我愿意！”

“你愿意你的一生都在军营和舞台上度过吗？”

“我愿意我愿意！”

这是个休息日，位于草原深处的空军某试飞大队基地静悄悄的，小伙子们一大早就换上便装匆匆进城去了。准确地说，那只是个小镇而已，实在称不上是“城”，但那里热闹非凡，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商店、学校、集市、影院、银行、邮局……能让这帮紧张了整整一周的



红舞鞋

庞天舒

年轻试飞员彻底放松下来,他们或是理发,或是邮寄信件,或是逛商店集市,没准儿还会碰上一桩让人激动不已的奇遇。要知道小镇周围的草原上就是蒙古人和鄂尔多斯人的牧区,常有来自外部世界的令你意想不到的,比如一支演出队,一个访问团或医疗队,一些步履轻盈满脸阳光肩负各种使命的外地姑娘常常会出现在小镇又脏又乱的街头,你说小伙子们能不向往这儿吗?

云飞飞回到基地,这里就是她的家,平时她在镇上的学校寄读,寒暑假回来。基地有她的一间小屋,紧挨着试飞员们的宿舍,布置得不比城里任何一家女孩的房间差,色调是粉红的。大队长李新朋说,女孩的童年就该是这种色调。当然,飞飞也有布娃娃、风铃、音乐盒、小画书、积木之类的,别的女孩该有的玩具,飞飞一样也不少。

她在基地的小屋里,守着一堆玩具,享受着童年的种种情趣,还认真真地做一件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给爸爸写信。

“亲爱的爸爸:你在遥远的秘密基地过得好吗?”她在信的开头总是这样写道。飞飞的妈妈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六岁时叔叔们告诉她,爸爸云霆大队长调往千里之外的一个秘密试飞基地,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暂时不能回来,不过飞飞可以给他写信。爸爸收到她的信后,马上就会回复,父女俩的通信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爸爸关注飞飞的学业和飞飞的梦想,还常托新朋叔叔给她捎来她渴望得到的礼物,因为新朋叔叔能够驾驶新型战斗机前往那个秘密基地。

这个休息日,大队长李新朋也开着“蓝舰”越野车到镇上去,他与那些小伙子不同,他不是去干自己的事情,也不期望某种奇遇,飞飞的十三岁生日快到了,他想给她买一件特别的礼物。

在镇上的百货商店里,他一一搜寻着各式玩具,一边在心中盘算着哪一样东西能给飞飞带来大大的惊喜。十三岁,飞飞已由儿童长成少年了,一个少年会喜欢什么呢?

李新朋三十五岁,尽管他通身洋溢着—股子飞行员的帅劲儿,并且个头也达到姑娘们所倾慕的高度:一米八。但是,因为自己从事的



职业是极其危险的，加上长年在闭塞的大草原上，认识异性的机会少得可怜，所以，在这个应该成为丈夫和父亲的年龄上，他依旧孑然一身，甚至没有想念的女友。

营业员十分热情，只要这个顾客眼睛看到什么，她就把手什么拿出来，不一会儿，柜台上堆满了布娃娃、积木、小汽车、拼图等玩具。

“不不！”李新朋摇头，“这些玩具恐怕不适合十三岁的女孩了。”

“十三岁也还是孩子哩！”营业员操着本地腔调尖着嗓子嚷，“我女儿也十三哩，你说她长大了吧，可她天天搂着布娃娃睡觉哩。”

“我是想……应当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给十三岁的女孩，你知道，这个年龄已经开始有梦有渴望。”李新朋喃喃地嘟囔着，他其实是在自言自语，没打算跟营业员交流，因为对方似乎不大能理解他的心思。

这时，一个风笛一般优美动听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接住了他的自语。

“你看，那本粉红色的带锁日记就很特别。”

试飞大队长回过头，他登时愣在那里，尽管他从未期待过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奇遇，尽管他固执地不相信一个试飞员还会有什么奇遇，可当奇遇真的到来时，心中却掠过阵阵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悸动。

他用草原人纯净透明但又大胆率直的目光注视着面前的年轻姑娘，她美得就像草原天边烂漫的云霞，优雅得宛如一支动听的歌。

她并不介意他大胆得近乎无礼的注视，自顾说着：“我想，每个十三岁女孩都梦想得到这个带小锁的日记，用来锁住自己的小秘密。”

“太好了！我就要它。”

在营业员用彩纸包裹他的礼物时，他一直用目光追随着那姑娘，她在化妆品柜台前买了点什么，就匆匆下楼走掉了。

生活往往是这样，它让你在某时某刻偶遇一位令你心动的姑娘，却又让你和她擦肩而过，就像此时试飞大队长所遇到的，对于他来说，那姑娘只是一位好心的路人，如此而已。



红舞鞋

庞天舒

拿好礼物，他快步走出商店，姑娘已经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他惋惜地四下里望了望，才朝停在路边的越野车走去。

李新朋接着去到位于小镇东头的师部机关，办了几件小事，他已把那桩奇遇抛到了脑后。走在机关大院里，他甩着一种飞行员的豪放的大步，一边同熟悉的人打着招呼。

“嗨，新朋！”楼上的一扇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太巧了！我正要往基地打电话找你呢，你竟来了！”

这个脑袋属于宣传科的一位干事，脑袋继续朝下喊：“快上来！是关于飞飞的好消息！”

“飞飞？飞飞的什么好消息？”

当李新朋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宣传科时，他一点儿也没料到他的奇遇会在这座严肃的军营里继续。那姑娘姿态优美地从椅子上站起，向他伸出手。

“这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孙青苹老师，这位是我们试飞基地了不起的大队长李新朋。”干事介绍道。

“你好，李大队长，我们刚才见过了。”

他们的手握到一起，他感到自己的心像小男孩一样在欢快地蹦跳。

“是这么回事，”干事说，“人家孙老师看上你们的小飞飞喽，要带她去当舞蹈小兵呢。”

李新朋愣住了，这是个突发事件，太突然了：“什么？飞飞要去当小兵？去跳舞？你是说，她要离开基地？”

孙青苹：“是的，云飞飞的条件太完美了，我看中了她。”

干事：“新朋，这是件好事，飞飞从小就喜欢跳舞，就像咱们从小梦想飞行一样，去当舞蹈小兵，干专业舞蹈表演，并不是每个喜欢跳舞的女孩都能得到这个机遇，人家是百里挑一呀！”

李新朋：“只是……只是……飞飞还小……”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孙青苹微笑着：“能让我跟云飞飞的父亲谈谈吗？”

李新朋与干事相互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草原公路上，越野车载着孙青苹向试飞基地冲去，李新朋面色沉郁地开着车，一语不发，把车子开得像一匹横冲直撞的野马，倒是一旁的这位孙老师显得格外开心。

“哦，草原真美！”孙青苹干脆把车窗摇下来，让风扑面而来，吹起她满头柔软的卷发，“风真好！真干净！”

车子戛然而止，李新朋两眼直视前方。

孙青苹惊诧地望着他。

“孙老师！我想对您说，我不同意您带走飞飞。”

孙青苹疑惑地：“您不同意？”她笑了一下，耸耸肩：“李大队长，能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有飞飞的父母。”

李新朋侧过身看着孙青苹：“您要带走的这个孩子没有母亲，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她父亲，我们的前任大队长云霆接受了一项长期的艰巨的而且是秘密的试飞任务，调往千里之外的一个秘密试飞基地，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回来。”

孙青苹耸耸肩：“不管在多遥远的基地，即使在南极，跟这位云霆大队长通个电话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是他女儿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必须征得她父亲的同意！”

李新朋突然激动起来：“您不必去找飞飞的父亲！有关飞飞的事情，您就同我谈好了！”

孙青苹有些愠怒地看着他：“如果您不想让我找到飞飞的父亲，那么请问，基地上，或者说这片草原上还有没有一位能对这孩子负责的亲人？”

李新朋彻底冒火了，这场奇遇带给他的欢快荡然无存：“您怎么这样固执呢？我们这些试飞员就是飞飞的亲人，是爱她关怀她的叔叔！试飞基地就是她的家！我，李新朋就能对她负责！”



红舞鞋

庞天舒

孙青苹努力压着火气：“如果您能对她负责，那么好，请问李大队长，您为什么反对飞飞当兵？您知道有多少孩子报考我们的军艺舞蹈系吗？您知道有多少父母渴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名舞蹈小兵？云飞飞具有极高的舞蹈天赋和最好的先天条件，她会成为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如果您真像亲人一样爱她关怀她，就该让她去实现她的梦想！”

李新朋长出了一口气，忽然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垂下头：“她还太小，只有十三岁，她从没有离开过草原，我……我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太阳还没有落下，机场上就燃起一堆篝火，对这位给飞飞带来喜讯的美丽女老师，试飞大队的小伙子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两只羊已被利落地宰杀，剥了皮架到火堆上，他们要请天仙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草原烤全羊。年轻的女老师在短短的下午里，跟随小伙子们参观了他们的飞机，这些崭新漂亮尚未正式批量生产的新式飞机让她饱足了眼福，她煞有介事地坐在飞行员的位置上，手握操纵杆，想像着自己滑翔蓝天的情景。当她从机舱钻出时，烤全羊已在飘散着诱人的气味了。

“老师，用刀，用这把匕首割着吃。”飞飞塞给她一把军用匕首。

“就像这样。”几乎所有的小伙子一起给她做示范。

她笑着，学着他们粗豪的样子割下羊肉扔进口里。

夕阳染红了她的笑容，可她忽然收住笑，扭头去看人群后面的李大队长，他的表情十分凝重忧伤，独自坐在那里，没有吃肉，也没有笑声。

飞飞回过头，“李叔叔，你为什么不吃啊？我要当小兵了，你不高兴吗？”

李新朋凝望着飞飞，眼里倾出父亲般的深情：“飞飞，叔叔当然高兴，只是，叔叔担心你不能照顾自己，你太小了！”



飞飞叫着：“我不小了，我已经长大了！”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给爸爸写的信，李叔叔，你去秘密基地的时候交给他，他要知道我当小兵了，一定很高兴！”

“爸爸早已有先见之明了，昨天叔叔从秘密基地回来，猜猜爸爸给飞飞带来了什么？”李新朋从衣袋里掏出那个包着漂亮彩纸的礼物。

飞飞一把抢过去，小心地解开缎带打开来。

“呀！带锁日记！”她发出一声欢叫。

“爸爸祝贺飞飞当兵！”

孙老师完全给他弄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说谎？

女孩欢天喜地跑回叔叔们中间，向他们展示爸爸的礼物。

手风琴拉响了，一位试飞员在一旁叫飞飞：“小飞飞，再给我们跳一支舞吧，以后再看你跳舞就难了。”

飞飞跑过去，在试飞员们围成的圆圈里跳起一段蒙古族骑兵舞。一身合体的飞行服使小姑娘显得挺拔而俊美，人们跟着她的舞步击掌、跺脚，把野餐的气氛推向高潮。

李新朋的眼睛忽然与孙青苹疑惑的目光相遇。

他避开她的眼睛，沉默半晌，才道：“孙老师，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他俩沿着机场笔直的跑道漫步着，西天烂漫的云霞仿佛就堆积在跑道的尽头，在如此开阔的地域上，你会感觉到大地和天空似乎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他们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她想他们肯定会走进那片云霞里。

李新朋停住步子，朝她回转过身，双目闪射着：“孙老师！我把飞飞交给您了！”

孙青苹平静地说：“李大队长，您把飞飞交给舞蹈了，我要做的就是使她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



红舞鞋

庞天舒

李新朋看着孙青苹，朝她伸出手，两个军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远处的小伙子们全都看到这一幕，相互挤眉弄眼。

“真快呀！他俩总共认识不到半天，就拉上了手！”

“懂什么？这叫兵贵神速！”

势不两立的小冤家

宁小霜慢吞吞地走出少体校，他的运动衣及头盔装在一一只大网袋里，肩上斜背着一把长剑。

“小霜！”妈妈在午后的阳光下招呼他。

妈妈属于那种古典型的女人，衣着搭配谐调，发式典雅大方，脸上薄施一层淡妆，看上去气韵优雅风度雍容。

“小霜！”妈妈动手整理他的衣服，又掏出一把小梳子梳理他乱纷纷的头发。“待会儿看到唐司令员要有礼貌，要说‘伯伯好’，我们小霜一直是个乖孩子。”

小霜忧郁的眼睛望着母亲：“妈妈，我非得去见他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母亲笑了，“其实唐司令是个和蔼可亲的伯伯，你会喜欢他的。”

小霜哼了一声，倔强地扭过头。

妈妈拉起他，几乎是半拖着他往前走。

他们走进一座立有哨兵守卫的大院，在一栋绿阴掩映的小楼前停下。一名警卫从楼里出来，客气地叫了声阿姨，然后告诉他们，司令正在处理一份急件，让他们先在客厅等一会儿。

小霜用力摆脱妈妈的拉扯。

妈妈道：“也好，你先在院里玩吧，别跑远了。”

小霜就在院中随意走动起来，这大院真漂亮，有羽毛球场，有游



泳池,有茂盛的花坛。

一阵豫剧《花木兰》的铿锵唱腔由一片柳林后传出,小霜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原来是一位年龄同他差不多的女孩子正在和着录音机里的曲子跳舞,有个年轻的女老师在辅导她。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儿男……”常香玉激昂的歌声中,那女孩舞动着细胳膊软腿,柔弱无骨的动作哪里是木兰从军,完全是黛玉葬花嘛。小霜不屑地撇撇嘴。

“停下!”女老师按动录音机,歌声止住了,“不行,咪咪,你得拿出气势和力度来,你是花木兰,是女扮男装的英雄,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

女孩擦着汗,噘起小嘴,毫不客气地顶撞她的老师:“我谁也不是!我就是唐咪咪,我已经在太阳底下跳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该喝咖啡吃巧克力蛋糕了!”

老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咪咪,你还想不想去军艺当小兵?”

唐咪咪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当然想。”

“那你就忘掉咖啡和巧克力蛋糕,好好在这儿练!”

一辆摩托开来,摩托手是个戴着墨镜,身穿时髦夹克的帅小伙子,他朝这边喊:“佳卉,快上来,我们走吧!”

“咪咪,听话,再练一会儿,跳出花木兰的飒爽英姿来。”佳卉匆匆跑向帅小伙。

“二叔,你又来捣乱!”咪咪跳着脚叫嚷着,“我考不上怨你!就怨你!”

“花木兰,打了败仗赖不到别人头上,刻苦练吧,娇小姐!”二叔抛下这句话,摩托载着女老师一溜烟儿跑没了影。

咪咪气呼呼地跺着小脚,只得重新打开录音机,常香玉继续高昂地唱:“……你要不相信,就往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那衣和衫,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



咪咪舞动着自己的花拳绣腿。

歌声忽地戛然而止，咪咪惊讶地回过头，发现录音机旁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孩。嘿！你竟敢关掉我的录音机，你以为你是谁？是我的老师？还没等咪咪质问他，那男孩真摆出一副老师的面孔开口说话了：“你这样练永远练不出名堂，半点儿感觉都没有，你应该练练击剑，这样你就能找到花木兰的感觉啦。”

“你是谁？凭什么要来指点我？你算老几？”咪咪生气地。

男孩也不高兴了：“我好心告诉你，你不听拉倒！”他转身就走。

“等等！”咪咪喊住他，拦在他面前，“你是王政委的孙子吗？刚从南方回来的王江峰？”

男孩摇头。

咪咪再猜：“那一定是陶副司令的孙子陶剑华，从上海的击剑队回来过暑假？”

男孩说：“我是谁不关你的事，你不肯接受别人的好建议，所以你最好还是别挡我的道。”

咪咪扬起脸，双手叉腰：“谁说我不接受好建议？我接受了！拔出你的剑来，教我两招！”

小霜将手中的大网袋扔到草地上，一个潇洒的反手抽剑，让咪咪赞叹不已，小霜开始腾飞跳跃，一套充满英雄气概的剑术表演看得咪咪目瞪口呆。

之后，小霜把剑交给她：“拿着！”

咪咪认真地跟这位小老师学起来。

不一会儿，两人都累了，小霜收起剑：“只要练两天击剑，保你三天就找到花木兰的感觉。”

“为了感谢你，我请你吃巧克力蛋糕。”唐咪咪拉起小霜，“走！去我家。”

她咚咚咚地跑进那座掩映在绿阴中的小楼。“快来呀！”看着小霜犹疑不前，她拉着他，“到我的房间去。”